

悼念松田存、石川忠久两位先生

张仕英

2022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多灾多难之年。大疫未绝，烽烟又起。而我所熟知且敬重的两位日本教授也在这一年先后去世。呜呼，惜哉痛哉！“伏惟尚飨”。

一、松田存先生

2022年6月20日松田存先生因病去世，享年87岁。松田存先生是我在日本接触比较多的一位教授、学者。

2004年7月，一帮志同道合的日中学生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成立了“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”。于是，我和松田存先生作为学会的副会长，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学会早期的很多工作，比如会议的召开和学会的运营，少不了与会长黄华珍或其他理事等频繁的见面商议。松田先生以他的经验和人脉，解决了学会创建初期的很多问题。比如会报的印刷，会员的介绍，会议的安排和地点的选择等。尤其令人敬佩的是，学会多次组织到中国做学术交流，他都是亲自带日本“能乐”剧团做交流演出。他做事有条不紊，细致认真，具有典型的日本学者的风格。

有时会议商议的时间长了，大家会到某个中华料理店小聚，问到他想吃什么时，他会随口应道“蛋炒饭”。“蛋炒饭”端上来了，他一边说“肚子饿了”，

一边急不可耐地先吃了起来，大家报以微笑。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无拘无束的方式和大家交流、相处。总之，那是一段令人开心和怀念的日子。

学会成立后的第二个月，松田先生便和齋藤祐一先生一起随我来到了北京。我带他们去了天安门、颐和园等地参观游览，叫来我的一些朋友作陪宴请两位客人，那又是一段增进感情，加深了解的时光。

我和他约会的地点多是在秋叶原中央检票口附近。每次从检票口出来就会看到他装束整洁地等候在那里。有时我来晚了，他会不高兴地抱怨几句，随后又一起去用餐或者去喝咖啡，聊上一段时间。临别送我到车站检票口，不忘那句“路上小心”的叮嘱。

2014年我和一些同仁复刊了“亚洲文化综合研究所”的《亚洲文化》杂志，聘请松田先生做了刊物顾问。

2016年8月，我和齋藤先生对松田先生做了一期《能—我与能的世界：松田存先生访谈》，系统地介绍了松田存教授的学术生涯和业绩。（见《亚洲文化》第33期，亚洲文化综合研究所出版会2016年11月）。访谈末尾，松田先生说到：“研究者对传承‘能乐’文化肩负着重要的责任。近来，研究

‘能乐’的年青人多了起来，不仅是日本，也包括中国和韩国的年青人。希望年青人能够多做跨文化研究，像《亚洲文化》的刊名一样，以国际视野审视亚洲的‘古典艺术’所具有的现代意义……”。情词殷切，是他留给后来者的期待。

2008年我回国任教，但是每年也会回日本1、2次，每次都要约上松田先生见面聊聊。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刀。2019年9月初我再次回到日本，又兴致勃勃地电话联系了松田先生，听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疲弱，心有不忍，但他还是说可以在附近的车站见一面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令我吃惊的是他竟背着小型氧气瓶来了，我怀疑他是不是从医院过来的？他说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烟也不抽了。说着说着，掏出电子烟摆弄了几下。我送给他上好的中国茶叶，他的表情也没有以往的高兴和客气了。聊了7、8分钟，他不得不背着氧气瓶上了门口的公交车。看着他吃力地登上公交车的背影，我心里除了内疚，就是希望他能在病弱的风中，像杨柳般坚韧不倒。

此后三年疫情，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但我还会每年电话问候。电话那头总是先听到他夫人说“稍等”，然后便传来他熟悉的声音，“张先生，又来日本了吗？”我告诉他“没有”，聊了几句之后，就是彼此互道珍重。

不曾想，今年6月23日，接到齋藤祐一先生的微信：「張先生、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は悲しいお知らせです。6月20日、松田存先生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ました。87歳でした。しばらく病氣療養していたのですが、最後はご自宅で永眠されました。葬儀はご家族のみで執り行うそう

で、お別れに伺えないのが残念です。いずれ追悼文集を作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。そのときは、先生にも追悼文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」

于是，这消息印证了我一直不愿想象的结果，松田先生还是在病弱的风中倒下了，燃尽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余辉。

不知是哪一年，他送给我一个镶在镜框里的迷你折扇。镜框长22厘米，宽15厘米。黑色的绒布上贴着精致的带有日本宫廷花纹的折扇，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的工艺品。有一种观点说折扇是日本人发明的，但不管怎样，日本的折扇花样繁多，很有特色。和很多读书人一样，家里藏书多了，书架上就有了各种自己喜好的小摆设。于是松田先生送我的这个小礼物就成了我书架上的饰物，每当看到这个小折扇，就会想起曾经一起共过的那些事，一个既严谨又性情的日本学者便浮现在眼前，使人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与怀念……

二、石川忠久先生

2022年7月12日石川忠久先生去世，享年90岁。石川忠久先生是我在日本求学时期的恩师之一，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汉学家，诗人。

先生的去世是我没想到的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石川先生总是那样心态平和，慈眉善目，笑容可掬，个子不高但却干练。整齐的仁丹胡传递着一个“卫道者”的精神，稳健的步态透露着师长的风范。

第一次与先生相识是1995年在二松学舍大学的博士招生面试会上。面试官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伊藤漱平、石川忠久、斋藤喜代子三位教授。因缘所系，此后在我的求学生

涯中受三位恩师关照的也最多，最为难忘。

以下谨以石川先生的三首诗及其回忆，向先生的在天之灵致以哀思。

2004年7月10日，一帮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人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成立了“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”，聘请石川先生做了名誉顾问，先生爽快应允，并赋诗以祝贺。

两邦才俊集新堂，
此会从今创滥觞。
考史论文话无尽，
高楼举酒喜洋洋。

2004年7月10日

此诗被我编辑在第一期的《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会报》首页上。这首诗言简意赅，格调欢快，简短的诗句中满含期待。诗中以“考史论文话无尽”，指出了学会创立的主要目的，表现了日中两国学人，初志萌动，携手未来的情景。

2005年成立初期的学会又紧锣密鼓地计划出版第二本论文集。论文集请石川先生撰写了序言，序言以汉诗结尾。

为论文集刊行有感而作

岳堂 石川忠久

东海自从金印传，
交流文物两千年。
请看两国真精粹，
今问新风第一篇。

2005年2月

先生在序言中指出：“一方面，日本人

有必要在江户时期孕育成熟的文化基础上，从新的角度理解曾经受惠过的中国文化；另一方面，中国人也有必要了解包括以上事实在内的所有的日本文化。”实际上，先生是在通过这篇序言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日中之间如何“相互理解”的重要课题。

此诗以历史上的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国金印的历史事件为起句，点出了日中文化交流有实物可考的历史。末两句则表达了对学会在新时期所做的日中文化交流的赞许与期待。

2014年5月《亚洲文化》杂志复刊，聘请石川先生做名誉顾问，先生高兴地应允，并愉快地接受了我与松田存先生在斯文会馆对他的访谈。（见《亚洲文化》第31期，亚洲文化综合研究所出版会2014年31月）

访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日本文化中汉文化传统的坚持和坚守。先生出生于汉学世家，儿时起就在祖父的书香翰墨中接受熏陶，使其立志做一个汉学者。他坚定地认为，“丢掉汉文训读法是错误的”“汉文训读是最有效的方法”。认为“构成日本文化的基础是汉文”。因此，石川先生倾其一生都在为日本的汉学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而奋斗。

先生为即将复刊的《亚洲文化》写下了以下的汉诗。

庆贺亚洲文化复刊

两邦高谊二千秋，
东亚文风冠五洲。
请看双松后凋色，
提携一意棹长流。

癸巳孟秋

石川忠久 2013年

该诗从日中两国历史文化的交流起句，转而站在东亚文化的高度，向世界发出宣言：“东亚文风冠五洲”！“请看双松后凋色”一句，既有揭示早期的二松学舍大学以松树的品格，以汉学为根基创立的历史，也有对传承汉学的后来者的期待。

杂志复刊后从31 期开始至今已经出版

到42期了，这里有石川先生的鼓励和支持。

本想疫情过后再去二松学舍大学或汤岛圣堂的斯文会馆去看望先生，但是那里已经没有他了。他桃李满天下，他的精神与执念已经流淌在无数的后来者的血液里了。

2022-10-19

(作者单位：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)

訂 正

『アジア文化』41号掲載の論文中の誤植の訂正です。読者にお詫びします。

1. 48頁 左 下から11行目 <歴的>→<歴史的>
2. 50頁 右 下から11行目 <すと言ふ> →<するを言ふ>
3. 51頁 左 上から15行目 < (傍線部) >の語を削除。
4. 55頁 上から5行目 <為鄭注所拘反、以> → <爲鄭注所拘、反以>
5. 55頁 上から6行目 <從鄭批註則齟齬> → <從鄭註解則齟齬>

『アジア文化』編集部